家禮考證 地

家禮考證卷之三

司馬氏居家雜儀

此章本在止之後

盖指書儀中章次如此

謹守禮法

陳氏曰禮先王之禮法國家之法

家衆

陳氏曰婢僕輩也

謂使之上之類

倉穀藏也廩米藏也廐養馬之閑也庫貯財物之舍也庖宰殺之所廚烹飪之所舍業別墅別業也樹果木曰園或曰舍郵舍自警編故相李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

郎舍所收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是也按小學亦載此語而曰溫公云云則以郎舍爲是而註陳氏曰郎舍客舍也又宋書趙晉多爲郎舍以顯利然則非別墅之類也

易曰止之謂也

易家人卦彖傳辭朱子曰所尊嚴之君長也

俸祿

徐氏元瑞曰錢帛曰俸米粟曰祿朱子亦有俸

錢祿米之語

不敢止私與

吳氏曰假借人也與與人也

內則

禮記篇名疏曰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

子婦止不敢私與

鄭氏曰家事統於尊也吳氏曰貨交易之物也蓄藏積之物也

婦或賜之止藏之以待之

鄭氏曰或賜之謂私親兄弟也吳氏曰佩如佩用之佩帨帨巾也茝蘭皆香草也受而獻諸舅姑若不敢私受也新猶初也舅姑受之則喜如初受足条之賜也反賜之則舅姑不受而從與之也如更受賜者如重之舅姑之賜也吳氏曰受之則如新受賜不受則如更受賜孝之至也

鄭康成

名玄青州北海郡高密縣人漢末有大儒也當京漢之宗隱德不仕註周禮儀禮禮記易詩書

孔融敬名其鄉曰鄭公鄉

待舅姑止不見許也

內則本註

又曰止賜而後與之

故卯前皆所獻之物而舅姑不受者藏於私室今必請於尊者即許然後取以與之也以上

內則

夫人子之身止身也

朱子曰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而為兩箇

賈誼

按誼傳洛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召置門下甚幸愛及為廷尉乃薦之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年二十餘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帝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帝亦疎之以為長沙王太傅後召入宣室問鬼神事帝善之改為梁王太傅卒年三十二

傅父止誶語

本傳註顏師古曰耰摩田器也言以耰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張晏曰誶責讓也又按耰鄣陽王氏曰按顏會布種後以此器言之使ㄴ之開處復合所以覆種也鉏鋤同箕斂取糞穢者箒篲也皆物之至輕者甚言其俗之偷也

天欲明 止 具冠帶

按內則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下皆云雞初鳴孔疏曰盥謂洗手漱謂滌口也總者裂練繒為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以為飾也禹永鄉問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不亦太早乎元城先生正色曰禮事父與君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雞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為勞蓋刑驅其後也

世俗薄惡於享及笄之禮得已而已焉吾士人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為古人矣某聞其言至今愧之

帽子衫帶冠子背子 義見上註按宋臣言行錄王安石子雱手携婦人冠以出婦人之有冠明矣

昧爽

陳氏曰昧晦也爽明也欲明未明之時也禮未冠笄者昧爽而朝註後成人也此子婦至天欲明尚起昧爽而省問與禮意不同豈雞初鳴太早恐其難行歟

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

唱喏義見上註道言也萬福問親卒來平安之意按溫公書儀上祖父母父母書云伏惟某親尊體起居萬福亦此意也古人於書疏多用萬福字韓愈答孟簡書亦然又朱子於書疏亦多使此二字又按唐書義成軍節度使李元素聞遺詔客告李師古時告哀使未至諸道師古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遂發兵為亂是萬福之云卽保安之辭而含祈祝之意也

其或不安節

鄭氏曰節謂居處於事履蹈地也陳氏曰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其起居飮食之節也

此卽禮之晨省也

鄭氏曰省問其安否何如也

供藥物

此非必有疾而然盖平時奉養之際察親氣力之何如寒則補之乏則益之使不至於成疾也

撿數

朱子曰點撿數過也

點心

按顏書白地小黑曰點點心謂暫食少味以點空心點與煎茶點水之點義同

易曰在中饋

家人卦六二爻辭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程子曰婦人居中而主饋故曰中饋安城劉氏曰婦人於事無所敢自遂正位乎內事在饋食之間而已漢上朱氏曰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修無境外之志是也

詩云惟酒食是議

詩小雅斯干之篇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朱子曰儀善也罹憂也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

親執刀匕

按禮記以匕載牲實升諸俎又曰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杜貴曰貴也宰夫也刀匕是供宰夫

亨調膳羞之官其職在刀匕耳

婦請所欲

小學註所欲如饘酏酒醴飲食之類饘酏皆粥也厚曰饘薄曰酏

席地而坐

按內則父母舅姑將坐註[illegible]一床異坐陸氏曰

床說文云安身之坐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坐列席盖尊者

坐床故餘皆席地而坐耳

丈夫唱喏[illegible]安置

安置猶言正總齊頓置安置也置字亦有安
義蓋叙親安穩溫凊之意杜子美簡吳郎司法
詩遣騎安置瀼西
頭亦安之之意也

禮之昏定也

鄭氏曰定安其床衽也孔曰冬溫夏凊昏晨時之
法也昏定晨省一日之終也定安也晨旦也應
臥當整齊床衽使親體安定之後退至明朝既
備夜早來視親之安否何如也呂氏曰孝
子以親之心為心親之體為體故昏晨聘明之
變不忘其親而充加意之今只別昏時晨省安其父
母晨時則雞鳴而起問安○又問晨省則
曰丈夫唱則若婦人道萬福昏定則曰丈夫天晨唱喏
婦人道安置是婦人獨為福安置而夫但唱
喏而已乎曰不然婦人可道萬福安置而婦人不
言唱喏者蓋曰之且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
安置抑何氏儀禮出入之下註男子唱喏婦
人立拜是婦人無唱喏之禮柳西厓曰某少時
赴燕京親賀於中原人以為作揖之時口道萬
福安置故謂之唱喏又看雜書只作揖而無聲
者謂之丑揖是為福安置在唱喏中也愚嘗疑

哂字皆從口又能言教以唱喏之語故貿之又接他訓義喏音人者反然言也則哂喏之言得之

不敢噦噫

方氏曰噦鼻聲也噫口津也噦噫則聲貌俱為不恭故不敢為也

凡父母有過正復諫

鄭氏曰子於父母有隱而無犯起猶更也方氏曰起敬起孝言孝敬之心有加而無已也馬氏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聲以諫所謂幾諫也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所謂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也輔氏曰下氣怡色柔聲以自然也起敬起孝所

以自安也自我則無欠心自棄則無倦意

不說與其得罪〻孰諫

鄭氏曰子從父之令不可謂孝也周禮曰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〻之隱由和順而諫使父母不說亦罪輕畏懼不諫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一者之間寧可純熟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不可使父母得罪也眞氏曰熟者反覆純熟之謂不諫是陷其親於不義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侯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熟諫也

父母怒止起敬起孝

鄭氏曰撻擊也東萊呂氏曰起敬起孝盡我孝敬之心無間斷隨遇隨起故雖夕毋不從吾諫至於怒至於撻之流血亦起敬起孝常自若起非起止之起只是過捺不使爾真氏曰怒而撻之猶不敢怨況下於此者乎右內則是說也止論語矣

論語里仁篇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真氏曰事親者當合二書而思焉

凡為人子弟者止父兄宗族

鄭氏曰加猶高也

出必告反必面

鄭氏曰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顔色安否陳氏曰出則告違反則告歸又以自外來欲省顔色故言面 曲禮

不敢止正廳

避尊者

坐於書院

士大夫家私建垣屋於宅側敎子弟莫問謂之書院如五代時竇諫議禹鈞嘗於宋南建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又如呂韓公之父謂呂文穆公曰其兒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大况是也

升降不敢由東階止當廳

東階阼階也皆避尊者

倚門倚閭

王孫賈事本出戰國策今又見通鑑及小學書門一家之門閭二十五家一巷之都門也

告行飲至

按禮記曾子問諸侯之出必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宗廟反亦如之ノ傳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曾子問禮記篇名奠者奠幣爲禮也飲至告至于廟而飲酒也謂飲置爵而書勳勞于策速紀有功者也今楊氏但取告至之義耳

親調嘗止供之

曲禮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呂氏曰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則攻疾之藥未嘗無毒好惡或失其性齊量或失其宜寒

熱補瀉或反其用小則益甚甚則至于喪身為人臣子者不嘗試而用之不忠不孝莫大焉此許世子止以一不嘗藥之過所以被弑君之名也

徐氏曰攻疾之物曰藥可以服食曰餌

父母有疾止疾已復初

曲禮曰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鄭氏曰憂不為容又曰行而張拱曰翔陳氏曰不櫛不為飾也不翔不為容也）言不惰（鄭氏曰憂不在私好孔氏曰惰者言語戲謔華飾文辭故鄭云不在私好謂華好也陳氏曰不惰不及他事也）琴瑟不御（鄭氏曰憂不在樂陳氏曰以無樂意也）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鄭氏曰憂不在味孔氏曰猶許食肉但不多耳少食則味不變多食則味變也方氏曰人有常貌飲酒過量則或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

鄭氏曰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陳氏曰齒本曰矧笑而見矧是大笑也怒罵曰詈
怒而至詈是甚怒也疾止復故鄭氏曰自若常也玉藻親癠色容
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疏曰言如文王乃為至
孝今但色容不盛乃孝子疏簡之節耳文王世
子云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其有不安
節則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
復初鄭氏曰復膳飲[illegible]安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
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莊氏曰子之於
親日而三朝自三朝之外冠常有時而脫今武王為親疾雖步不離不敢脫冠帶以自適也人
之飲食或疏或數時其飢飽今武王以親疾志不在於飲食一飯再飯惟親之視不敢如平時
私適其欲也陳氏曰旬行不翔至怒不至詈亦中人

之制孝子跳節也文王行不能正履不特不翔
而已色憂不特言不惰笑不至矧而已一飯亦
一再飯亦再不特食肉飲酒不變味變貌也玟
世子禮記篇名○按色不滿容即色容不盛之謂也不
戲笑即言不惰笑不至矧之謂也不宴遊即行
不翔琴瑟不御食肉飲酒不至變味變貌之類
是也

顔氏家訓

顔氏名之推仕北齊為黃門侍郎作家訓

父母有疾止豈可傲忽也

按顔氏本文云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醫李猷

凢子事父母止而況於人乎

內則曾子之言

晉武止齊王攸

按晉書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淸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為世所指才望出武帝之右特為文帝所寵愛及寢疾慮攸不安為武帝叙淮南王陳思王事而泣執齊王攸手以授之太后王氏臨終亦流涕謂武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為兄不慈恐不能相容以是屬汝汝勿忘我言言訖而崩武帝嘗疾篤得愈荀勗馮紞見朝野之望屬在攸攸素惡勗紞傾諂勗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於己使馮紞説武帝曰陛下前日疾若不愈齊王為公卿百姓所歸太子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鎮帝陰納之乃出攸為大司馬都督靑州軍事遣就國羣臣諫皆不聽攸知勗紞搆己憤怨發病稱催上道遂嘔血而卒年二十六桃符攸小字也

唐高宗止長孫無忌

按唐書太宗疾劇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臥内謂之曰太子仁孝善輔導之又謂太子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太子立是為高宗後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帝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帝與昭儀皆不悅而罷後又召無忌遂良等入內殿無忌遂良又極諫李世勣許敬宗等贊立之武后以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深怨之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敬宗誣奏無忌謀反詔削無忌官封黔州安置敬宗又遣袁公輸再鞫無忌逼令自縊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止以其飲食忠養之

陳氏曰樂其心者喻父母於道也不違其志者能養志也方氏曰怡聲而問所以樂其耳也柔

色以溫所以樂其目也定於昏所以安其寢也
省於晨所以安其處也飲食忠養者蓋養親之
道雖非即飲食以能盡亦非捨飲食以能爲夫
養之以物止足以養其口體養之以忠則足以
養其志矣按陳方二説與附註劉説雖或不同
而互相發明故並錄

幼事長止皆倣此

內則文但皆倣此三字作共帥時吳氏曰帥循
時是也幼之事長賤之事貴皆當循是禮也今
按倣亦循字義

牘詩牘音士華反

賾幽深之義也討求也

堂室

說文堂正寢也爾雅古者爲堂自半已前虛之謂之堂自半已後實之謂之室按堂之爲言當也謂當正向陽之屋室之爲言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

庭除

說文庭宮中也按古者門屛之內謂之庭李氏曰堂下至門曰庭除階也

簟席

簟篾席竹曰簟莞曰席

氈

以毛之細縟者緝而爲之周禮掌皮供其毳毛爲氈是也

褥

交而著之曰褥即茵也

衾 大被曰衾

帳 幄之揔名

幄 鄭氏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乃所居之帳也平帳曰帟蓋在傍施之象土壁者為帷帷上張之象舍屋者為幕幄則帷合之內設之以象宮室帟者在幄之內坐上承塵者也帷幕皆以布為之幄帟皆以繒為之

凡子婦止其犯禮也

內則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

教而後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鄭氏曰庸之言用也怒譴責也表猶明也猶爲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陳氏曰不可怒謂雖譴責之而不改也不表禮示終不絶之也按温公之言本此答詒文擊也

子甚宜其妻止沒身不衰

鄭氏曰宜猶善也大戴禮婦有七出而不順父母爲先此下一節猶小學言夫婦之別

凡爲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

內則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鄭氏曰閽掌守中門之禁者也寺掌内人之禁令者也陳氏曰夫婦人倫之始不謹則亂其倫類故禮始於謹夫婦也方氏曰易始乾坤詩首關雎皆始於謹夫婦之意吳氏曰正寢在外男子居之燕寢在内女子居之深其房室堅其門户皆致謹之道也閽寺上公之使掌中門之禁令者劉氏曰宫不深則内外之聲可通門不固則出入之禁可踰閽寺守之不嫌於褻内也溫公之言本此而按周禮掌戮墨者使守門宫者使守内鄭氏曰宫者守門以其人道絶也周禮閽人註中門者於内外為中王之五門雉門居

中鄭鍔曰外之二門臣民皆可得而入若夫雉門之内則應門路門非臣民可得而妄入故於此特使閽人守之盖中門非指兩寢之間而所謂兩寢之間分男女而守其限則至嚴至密必閽寺然後可守劉氏所謂不嬬處内者恐亦指宫者而言也康成之說泛言天子諸侯用閽寺之義非謂以墨者守兩寢之限也又按國風秦詩云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又春秋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如秦伯爵亦晉皆侯爵而俱有寺人則非必上公爲然也

内外不共井 止 女治内事

內則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鄭氏曰湢浴室也

劉氏曰不共井嫌同汲也不共湢浴嫌相褻也

內則又言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鄭氏曰謂事業之有次序陳氏曰男正位乎外不當於外而言內庭之事女正位乎內不當於內而言梱外之事按溫公之言亦本此

男子晝無故止不窺中門

按家語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歟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夜處

於內是故夜居於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疾可也註大故謂喪憂又大戴禮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晝不游庭夜行以火陳氏謂及日猶言終日庭指中庭按温公之言本此而所謂中門者盖外內之分有門以限之非鄭註所云者也

男子夜行上擁蔽其面

內則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鄭氏曰嘯讀為叱叱嫌有隱使也擁猶障也孔氏曰經言不嘯與不指連文指既指物明嘯是叱人

若其常事以言語處分是顯使人立知有奸私恐人知聞不以言語但諷叱而已故云嫌有隱使也陳氏曰嘯謂蹙口出聲指謂用手指畫不嘯不指謂聲容有異駭人視聽也劉氏曰無燭則止行則涉於不明也按孔氏曰古者未有蠟燭惟呼火炬為燭蓋束葦為之又賈氏曰爲在門內曰庭燎燎者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然則雖無蠟燭而亦權輿於此矣

蓋頭

王氏曰按唐會要云唐初宮人著羃䍦而全身障蔽雖起自戎夷王公之家亦用之永徽之後

惟戴皂羅方五尺亦曰幞頭即今之盖頭也今按喪服章丘氏以為凡三幅長與身齊則古制是亦如此

面帽 以紗冒面者凡帽用紗

繕 補葺也

鈴下 盖懸鈴以代傳呼如翰苑之為者晉羊祜傳鈴閣之下侍衛十數人揚方傳初為郡鈴下威儀山谷贈林為之詩為之街南居睹通鈴下謁孚白猛虎行昨日方為宣城客掣鈴交通二千石

蒼頭

漢書蕭望之傳蒼頭盧兒註漢謂奴爲蒼頭者服純黑以别於良人也鈴下蒼頭盖小竪通内外之令者歐陽脩賦所謂蒼頭丫髻是也周禮亦有以童竪掌内外之通令

尊長

按朱子增損呂氏鄕約云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已三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於已十歲以上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爲稍長少者爲稍少曰少者少於已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於已三十

歲以下者

經再宿以上止從尊長之命

按程子曰今人事生以四拜為再拜之禮者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蓋經宿以上則再拜者早莫見尊長之禮然也五宿以上四拜者加問安一節正至六拜者比朔望加賀一節朔望四拜者特以旦望故比平時加再拜

冬至

獨言冬至者文不具也

臨時從宜

若西向則以南為左北為右北向則以西為左東為右東向則以北為左南為右是也

丈夫處左止家長
共字各字皆指男女而言按丘氏曰先設主人
主婦坐席於廳事正中男女各就位男左女右
男西上女東上主人之弟弟婦并妹為一行子
姪及其婦并女子為一行孫男孫婦孫女為一
行俟主人主婦坐定皆拜盂朔望則四拜正至
則六拜
學長兄止以次拜
就主人諸弟中推其最長者一人立主人右其
妻立主婦右弟姪以下依前行次序立拜之按
丘説主人右之右當作左其妻下恐當有及姊

二字
訖各就列止同列共受之
拜訖諸弟弟婦及妹〻就列男西上女東上皆
南向共受畢幼拜丘氏曰拜訖又以次推其長
者出就次拜之如前儀按丘説與本儀不同若
宗族少者如丘説可也

受拜訖先退後輩〻之儀
後輩指子姪及其婦幷女子也共受孫行之拜
丘氏曰推出長者拜遝諸子姪輩行同者分班
對立男左女右互相再拜拜訖諸孫行拜其諸
父如就次儀其自相拜如分班儀按丘説亦與

本儀不同至於分班相拜之說本儀無之今但
載之以待好禮者但諸㚤妹行中亦當有之

寒暄 止 起居

暄暖也謂叙寒暖之候如冬寒春暄是也起居
猶言動静盖先叙寒暖之候而問動静安否也
以人温公家書式言則孟春猶寒是叙寒暄伏惟
尊體起居萬福是問起居

晨夜 止 安置

謂丈夫唱喏婦人萬福
安置此不具承上文也

若尊長 止 避煩也

每人再拜或至十人
則十再拜所以煩也

立而扶之

必先肯接之曰扶此一節言接女壻外甥外孫之禮

搊策、

搊策二字不見他書亦恐是俗語按小垂手揖之謂之扶扶者扶起人之義也搊以手拘執之意策即扶策之義謂以手拘執而扶策以起蓋不敢安然受拜而辭之之義此一節猶小字言長幼之序

節序

如正至之類

上壽

顔師古曰凡言為壽者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彊之壽也如淳曰上酒為壽非大行酒也

盛服

見上祠堂章

先再拜・止與卑幼皆再拜

五福書洪範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任氏曰是日行拜賀禮訖子弟修具果請家長夫婦並坐于中堂諸卑幼皆盛服序立世爲一行男左女右再拜訖子弟中最長者一人進立于家長之前幼者一人執盞立於其左一人執注立於其右長者及二幼者俱跪長者受盞幼者執注斟酒訖二幼者起長者擧手奉盞祝曰伏願尊親履茲長至

正旦則改長至為歲端生旦則改云對茲為度
備膺五福保族宜家祝畢家長受盞飲訖以盞
授幼者反其故處長者俯伏興復位與卑幼俱
四拜按本儀云某官某氏改云尊親愚意有官
則以尊親加某官無則但云尊親可也拜數當
從本儀再拜

家長命諸卑幼坐 止 還復就坐
酢爾雅云報也既獻酌以報之某氏曰拜訖侍
者注酒于盞授家長家長命長者至前親以酒
授之長者受酒置于席端再拜取酒跪飲之畢
興長者命侍者以次酢諸卑幼皆出位跪飲畢

執事者舉食卓入攊列男席于外女席于內婦女辭拜入內席家長命諸卑幼坐惟未冠及冠而未婚者不得坐諸卑幼俱拜而後坐各就席乃以次行酒或三行或五行子弟迭起勸侑隨宜畢各出席再拜禮畢按上說與本儀不同然曲折詳細情文備盡故俱載于此以待好禮者此一節家宴上壽之儀

必擇良家止亦類之

良家謂非醫巫商賈百工之家按內則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鄭氏曰諸母衆妾也可

者傅御之屬也朱子曰可列女傳作阿即所謂阿保也後漢書有阿母詳此經文鄭作註時字猶未誤也孔氏曰此雖人君養子之禮其實亦兼大夫士也又按內則大夫之子有食母士妻自養其子鄭氏云士賤不敢使人也食母即乳母也乳母儀禮註鄭氏曰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已疏云慈母有疾病或死則使此賤者代之養子故云乳母也程子曰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己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養三子足備他虞然則乳母固賤者為之而擇之誠如溫公慮之誠如

程子然後兩得其宜也

子能食飼之 止 訶禁之

方氏曰教以右手取其強而已是男女之所同也吳氏曰取其便也今按強字如賈疏所謂從其強之強謂右強於左自名者教以自稱必以名也恭敬恭以容言敬以心言朱子曰恭見乎外敬主乎中按內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 食食上如字下音嗣 鄭氏曰俞然也吳氏曰唯應之速俞應之緩剛柔之義也

古有胎教

按大戴禮青史氏記古者胎教之道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師持銅而御户左太宰持升

而御戶右升賈誼新書作斗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比三月若王后
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升不敢煎調而曰不
敢以待王大子又按列女傳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
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
又曰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中女也王季娶以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
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傲同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以一而識百卒為
周宗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呂氏曰列女猶言諸女漢劉向采其事以為傳寢側也側側其身
也邊偏其身也蹕當作跛謂偏任一足也於地也瞽無目者樂官也詩二南之詩道言也陳氏曰
正事事之合禮者令瞽誦詩以其精於聲也李氏曰人之有生以天命之性言之純粹至善本
無有與以氣質之性言之則不能無清濁美惡之殊清乃智而濁乃愚美乃賢而惡乃不肖妊
娠之初感化之際一寢一坐一立一食一視一聽實清濁美惡之機括智愚賢不肖之根柢也

為人親者其可忽慢而不敬畏哉吳氏曰摯國名任姓也端一端正而之一誠莊誠實而莊嚴

蓋太任天性備此四德〃九於躬行者皆本於德性之有系今所引三條大戴記則天子之事

列女傳首條通言胎教之事大任以下則胎教之實事今俱載下此皆欲人知教子之道上下

也

擧以禮

如內則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擇日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毋遂

左旋授師等事及詩斯干篇男子寢之床衣之裳弄之璋女子寢之地衣之裼弄之瓦是也鄭

氏曰弧者示有事於武也帨事人之佩巾也方氏曰左者天道所尊右者地道所尊朱子曰寢

之以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裼褓也瓦紡塼也寢之以地卑之也

衣之以褓即其所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

孔子 如自然

見大戴禮保傅篇及賈誼疏作大戴無天字如自然作之為常貫慣同鄭氏曰言人之性本或有所不能少教成之若天性自然也周書曰習之為常自氣血始顏師古曰貫亦習也

嬰孩　釋名人始生曰嬰嬰胷前也投之胷前乳養故曰嬰孩說文小兒笑聲也

歐　相擊曰毆

殘忍

、指父言

悖逆　指子言

杜漸

杜塞也事之一 由來日斷

六歲止誦之

按內則六歲教之數與方名 按應邵風俗通曰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澗澗生正正生載載地不能載矣鄭氏曰方名東西南北書字書即是字以著言曰書以孳言曰字說文書之言著著於竹帛曰書字之言孳形聲相孳乳而生曰字周禮外史達書名于四方書之一名爲一字古者謂字爲名蓋不可教以文義故姑敎字之意及摸畫音聲也工功同漢書景帝紀錦繡纂組害女紅顔

師古曰紅讀曰功

七歲止食繇時

按內則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又曰孺子早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鄭氏曰蚤其別也孺子小子也又後未成人者後徯契陳氏曰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教之有別也始誦孝經論語先之孝經欲其立孝以為之本如朱子五歲始誦孝經曰若不知此便不成人是也次及論語欲其知操存之方雖繇嘗觀朱子之言曰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又曰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

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大學必十五歲以上成童所受則論語又豈七歲小子所能領畧者其所以教之者不過欲其觀聖人警教之嚴及群弟子問難而策勵之意以啓其純一未發之心而起其孝學向善之端而已女子亦誦之亦使知孝之爲本及操存之方孺子幼小之稱食無時 所欲不拘時也

八歲出入止中門

按內則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鄭氏曰示以廉耻陳氏曰隅曰門奇曰戶方氏曰出入門戶則欲其行之讓也即席

則欲其坐之讓也飲食則欲其食之讓也尚書
者載帝王設事之書莊周所謂書以道事是也
欲其知男子事業之大而有以自期也張子曰
尚書難看盖難得胸臆如此之大朱子曰他書
却有次第尚書只合下便大著不得大底心胸
如何看得謂之尚書者漢孔氏曰以其上古之
書也夏氏曰此上代之書為後世所慕尚故曰
尚書唐孔氏曰尚字乃伏生所加也尚訓為上
張子曰尚奉上之義如尚衣尚食中門者內外
之限內則女子十年不出鄭氏曰恒居內也陳
氏曰常居閨門之內也按閨者內之小門則非

但不出中門而已

九歲止義理

春秋者所以辨邪正定名分之書穀梁云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莊周亦云春秋以道名分是也欲其知是非邪正之分而有以自厲也司馬溫公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是也程子曰夫子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罰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又曰春秋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又曰聖人之用全在春秋又曰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次及諸史則亦有

以知其得失也始為之講解使曉義理者以前

使誦之畧曉文義而已至此方及義理也

女子 止 大意

列女傳漢劉向所編女戒班固女弟昭所作按

戒本傳作誡蓋戒誡通

古之賢女 止 非所宜也

圖圖書也規畫曰圖著述曰書曹大家姓班氏名昭字惠姬彪之女固之妹扶風曹世叔妻也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永初中太皇后兄大將軍鄧隲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上疏曰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

日誡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太后從而許之作
女誡七篇有助內訓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卒
二十卒太后素服舉哀按大家漢書註家讀曰
姑雜騷經從又貪夫厥家朱子註婦謂之家家
叶音古胡反以作歌詩伊川先生曰先妣侯夫
人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
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就作樂胡安定曰鄭衛
音樂導淫之具以教女子非所宜也按俗樂世
俗妖淫之樂也眞氏曰今世所用大
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

十歲男子出就外傅止文辭

按內則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
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鄭氏曰
外傅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爲襦袴爲太溫傷陰
氣也禮帥初遵習先日所爲也肄習也諒信也
請習簡謂所書篇數也請習信謂應對之言也

疏曰請謂請於長者肄習也簡謂篇章簡策也諒信也謂言語信實也方氏曰出就外傳曾子問所謂古者男子外有傳是也書即周官保氏所謂六書是也計即所謂九數是也以數必計其多少故又謂之計焉自學書計以下皆就外傳所學之事也禮帥初遵習先日所為而不敢變也慮其妄有所改為故也朝夕學幼儀者至此乃可以責事長之禮故也若昧爽而朝之類則朝之所當學也若日入而夕之類則夕之所當學也簡策也謂古先之事必書於策必請而後習之者則以不敢專故也輔氏曰朝夕學幼

儀者則至是不容有暇也有暇則又請習簡諒也詩欲其發好善惡惡之心禮欲其知恭敬辭遜之節○按內則十三學樂誦詩二十始學禮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則固非十歲稚齒所可能也必待稍長至十三以上然後教之而詩者樂歌之章也所必相須至於後世樂既缺亡而所用以養性情之具不過曰詩之教而已則諷詠興起者十歲之兒固已能之矣矧乎詩之得力實在學者之初也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則亦非童幼之所能盡也朱子曰禮

之小者自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至於成人能復
及其大者則如內則所謂十歲學幼儀亦是禮
也

仁義禮智信

五者人性之固有而得之有生之初者也蓋天
有陰陽五行而氣以成其形理以賦其性故人
之所稟有此五者林隱程氏所謂稟木之秀而
具愛之理其端則惻隱之心稟火之秀而具敬
之理其端則恭遜之心稟金之秀而具宜之理
其端則羞惡之心稟水之秀而具別之理其端
則是非之心稟土之秀而具實之理其端則誠

實之心者是也雖然理本無不善而氣質之清濁粹駁不齊故有生而知之者鮮知而全之者為尤難所以當純一未發之蒙而為之講解使知也

孟

孟子名軻字子輿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

荀

荀子名況時人相尊而號為卿趙人也仕楚終於蘭陵令

揚子

名雄字子雲成都人漢成帝時奏賦為郎給事

黄門王莽簒位以耆舊拜為大夫

精要

精微而要切者

禮記

指小戴記按漢書儒林傳漢與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授瑕丘蕭奮蕭奮授東海孟卿孟卿授同郡后蒼后蒼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號大戴聖號小戴由是禮有大戴小戴之學盧氏曰周禮儀禮皆周公所作而周禮雖得之於河間獻王時無有傳之者武帝以為末世瀆亂書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至于漢末乃付於世非儀禮之書漢初已付故高堂生傳之蕭奮奮傳之孟卿卿傳之后蒼蒼傳之戴德戴聖二戴曰習儀禮而錄禮記按士禮即儀禮也朱子曰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耳三德尸子也大戴禮八十五篇小戴禮四十九篇

學記大學中庸樂記

皆禮記中篇名程子曰禮記雖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如學記之類無可議者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自得之按此數篇抽出精要者

異端止其志

朱子曰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者胡氏曰楊子雲云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故凡非聖人之道者皆異端也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吳氏曰愚謂書之精要今則莫過於文公小學四書讀之精熟然後讀六經以及子史諸書則庶乎其不差矣按荀楊之學程子以為大駁朱子

以爲荀子全是申韓揚子全是黃老然則豈初學所宜讀夫揚之比荀又特甚焉而溫公尊信雄書故取之朱子未及刪定要之家禮未成之書故也

觀書皆通始可學文辭

內則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悌博學不教內而不出鄭氏曰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熊氏曰勺籥也籥文舞也成童謂十五以上舞象謂用干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習文武之小舞也○鄭氏

曰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內而不出謂人之謀
慮也疏曰二十歲人血氣強盛無忌損傷故可
以裘帛也大夏是禹樂禪代之後干戈之前文
武俱備故二十習之也博學不教者唯須廣博
學問亦可為師教內而不出者唯蘊蓄其德
於內未可出言為人謀慮也朱子曰勺即酌也
以此詩為節而舞也陳氏曰象文王之舞歌維
清為節也內而不出不自表見其能也周子曰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不知
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而已矣又曰聖
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

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然則所謂通而學文辭者非獵取英華而發為葩藻之謂也

女子止及女工之大者

按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鄭氏曰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媚謂容貌也紃條也當及女時而知朱子曰納謂奉而入之輔氏曰婉有委曲之意娩有遲緩之意方氏曰聽謂有所受從謂無所違執麻枲績事也治絲繭蠶事也陳氏曰姆女師也紝繒帛之屬組亦織也紃古人以置冠

服縫中者拪婉娩聽從以上教以女德也共衣食以上教以女事即女工之大者也觀於祭祀以下教以祭祀之禮也

女工止不必習也

蠶桑養蠶以桑故曰蠶桑織爾雅經緯相成曰織績詩詁緝麻也裁說文制衣也縫說文以鍼紩衣也飲膳註見上纂顏師古曰赤組也說文似組而赤漢書所謂錦繡纂組害女工是也

未冠笄者止酒食

男女未冠去聲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飲食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鄭氏曰總角收髮結之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為迫尊者給小

使也疏曰女子笄乃着纓此未笄而有纓者以
佩容臭與彼異也臭為芬芳庾氏云臭物可以
脩餙形容故曰容臭朱子曰註言佩容臭為迫
尊者盖為恐身有穢氣觸尊者故佩香物也具
鬌也陳氏曰總角總聚其髮而結束之為角童
子之餙也方氏曰男角女羈此兼男女而止曰
角者舉男以該之也不佩用而止佩臭者示未
能即事也幼者於視饍之事未能專之特可以
佐助長者而已按冠指男笄指女祭祀則佐執
酒食所謂納酒漿籩豆葅醢是也但彼獨指女
而言此則兼男女而言也

若既冠笄止不得復言童幼矣

未冠笄以下一節言教男女之道成人之禮云

者冠禮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止各從其事以供百役

按內則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鄭氏曰斂枕簟者不欲人見已褻者簟席之親身者也吳氏曰此內外婢僕之輩也陳氏曰斂枕簟者古人枕席之具夜則設之曉則斂之不以私褻之用示人也席坐席也方氏曰布席所以待尊者之行事各從其事若女服事于內男服事于外之類是

矣按吳說以為婢僕令考內則文則連下孺子蚤寢晏起之文此孺子恐非婢僕之子然則非但指婢僕合言一家卑幼男女而婢僕亦當如是也僕說文給事者男曰僕女曰妾又男女之通稱妾鄭氏曰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許愼曰有辠女子給事之得接見於君者陰氏曰禮奔則為妾不待父母之命是亦有辠也按古者男女有罪而不入於刑者則沒為奴婢而僕使之故許氏云然

灑掃 灑水於地從以箒掃之也

庭 外庭門之內廳事之前也

中庭 中門之內內寢之前也

堂 即內寢

拂 拭也

牀 臥牀也

疊 摺也

間 去聲隙也下同

浣 同澣

紉 以線貫針曰紉

姨 母之姊妹曰姨

雍睦 和親也

杖 搖也

忠信可任（以德言）

能幹家事（以才言）

背（音佩）

資（資裝也）

間（隔也）

骨肉（骨肉謂親屬言相親附猶骨之於肉）

放蕩（不拘檢也）

家禮考證卷之三

家禮考證卷之四

冠禮

冠

禮註孔氏穎達曰冠之所起按略說云古人冒而句領註云謂三皇時以皮覆頭句領遶頸禮本云黃帝造旒冕蓋前此以羽皮為冠至是乃用布也又按後漢輿服志聖人見鳥獸有冠角頿胡之制乃作冠冕纓蕤以為首飾

大功未葬亦不可行

按曾子問篇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

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掃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註冠者賓與贊禮之人也大門内之喪則廢而不行吉凶不可同處也大門外之喪則喪在他處可以加冠徹饌而掃者徹去所設醴及饌具而掃除加冠之位使淨潔更新乃為位而哭也因喪服而冠者因着喪之成服而加喪冠除喪不更行吉冠之禮因喪服而冠謂齊衰以下斬衰則不可○禮記雜記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旣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疏每哭一節而三踊如此者二

九爲九踊非其冠月必待変除卒哭而冠盖冠必用二月假令正月遭喪則二月不得因喪而冠必待變除受服之節乃可冠矣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末謂卒哭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爲也司馬公曰因喪而冠恐於今難行按陳氏之說則三年之喪謂齊衰三年也

吉禮筮日

儀禮冠禮筮于廟門註筮者以蓍問日吉凶於易也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

孫也䟽不筮月者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士女冠
子娶妻之時也旣有常月故不筮也○按此則古
人二月冠子而今家禮用正月者疑取首月之
義也

戒賓

儀禮註戒警也告也賓主人之僚友也

古禮筮賓

儀禮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註前期三日
空二日也筮賓筮其可使冠子者賢者恒吉筮
日筮賓所以敬冠事也䟽前所戒賓之中筮取
吉者爲加冠之正賓也朱子曰前已廣戒衆賓

此又擇其賢者筮之吉則宿之以為正賓不吉
則仍為衆賓不嫌於預戒也蓋先戒後筮

加冠

儀禮作加布註謂初加緇布冠也

吾子

儀禮註吾子相親之辭吾我也子男子之美稱
疏古者稱師曰子公羊傳云名不若字字不若
子

以病

儀禮註病猶辱也

宿賓

儀禮註宿進也非正賔則不宿少牢禮註宿之為言肅也肅進也按儀禮主人宿賔今家禮遣子弟者以從簡

蒞之

儀禮註蒞臨也

帟幕

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註鄭氏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帷幕皆以布為之帟鄭司農云平帳也玄謂帟幄中坐上承塵也皆以繒為之禮註帟幕之小者

白土也丘氏儀節用石灰○按丘氏以戒賔辭作書其說曰按家禮戒賔辭乃儀禮本文語意簡奥非今世所宜又按書儀使者不能記其辭則為書如儀中之辭後云某上一辭為一紙使者以次達之賔答亦然今檃括其辭為書云云

作宿賔書并見儀節

士冠禮

儀禮篇名

設洗直止水在洗東

註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榮屋翼也水器尊卑皆用金罍而大小異疏屋翼即今之摶風也在屋棟兩頭云榮者與屋為榮飾言翼者與屋為翅

翼也謂如鳥之有翼也南北以堂深者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壁之壁堂下洗北去堂遠近深淺取於堂上深淺假令堂深二丈洗亦去堂二丈以此為度

罍洗

儀禮註設水用罍洗盥用枓鄉飲酒義洗在阼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設洗於東榮必在東者亦主人以此自潔而事賓也罍詩傳酒器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按罍有二一酒器一盥器皆畫為雲雷之象酒則取其陽氣發達盥則取其雷震之威以起敬也

分其中央止西者為賓堦

即上文以堊畫分者

東北為房

即禮東房西室之制鄭氏所謂士無西房者

冠義

禮記篇名

公服止大帶履

註見上

櫛縰掠

丘氏曰櫛是梳子頭縰是總禮註所謂裂練繒以束髮是也掠頭今無其制考喪禮篇觧免字謂裂布或縫絹廣寸自項向前交於額上却繞髻後如著掠頭則其制亦可以意推矣今皆不用縰以時制網巾代之○按丘說缺垂餘於髻後以為飾八字掠頭即掠頭編子

束領止上

疏喪禮服或西領或南領此東領者喜禮異於凶禮也冠時先用卑服止上便也

冠

緇布冠

巾

幅巾

帕

帊同今之袱也

一人守之

禮三人各執其一今一人守之從簡也

長子止南向

儀禮註庶子不於阼階非代也不醮於客位成而不尊疏記云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明庶子不於阼非代故也又記云醮於客位加有成也是適子於客位成而尊之庶子成而不尊故因冠之處遂醮焉少壯者主人之位在東序端避主人也著代者父老則傳之子所以著其傳付之意也

儐

亦作擯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儐相一也因事而異其名也蓋贊主人之禮者

紒

髻同丘氏曰書儀註童子髻似刀環髮是作兩圜圈子也

四䙆衫

丘氏曰不知其制考玉篇廣韻等書并無䙆字惟車服志史炤釋文曰䙆音睽桂反衣裾分也李廌師友談記有去國朝面賜緋即四䙆襴衫事物紀原衫下註云有缺骻衫庶人服之即今四袴衫也事物紀原宋高承作所謂今者指宋時言也豈四袴衫即此四䙆耶又按書儀始加適房服四䙆衫無四䙆衫即服衫則是四䙆衫亦可無也况此服非古制殊非深衣之比隨

時一不用可也

勒帛采屐

丘氏曰書儀無采屐而於勒帛下有素字自註云幼時多躡采屐冠可以素謂之躡意勒帛乃用以裹足者也屐是木履今云采屐疑是以采帛代木爲之謂之勒帛采屐似是以帛裹足納屐中也此蓋當時童子服今不必深泥便隨時用童子所常服者代之似亦無害

賓自擇止賛冠者

儀禮註位賓爲冠事者按禮主人親宿賛冠者此云賓自擇子弟習禮者爲之蓋亦從簡

入門止至堦

按禮入門每曲揖曲者指堂塗之曲處入廟門分路處有曲主東行賓西行各分背時一揖旣行而北向處又有曲轉向北面與賓相見故又揖碑者庭中之大節故當碑又揖此所以三揖而至堦今但曰揖讓而至堦者恐或立文太簡而然歟

筵于東序少北西面

儀禮註筵席也疏數陳曰筵藉之曰席然散言則筵席通矣此卽長子冠位記所謂冠於阼者

吉月止景福

吉令皆善也元首也既冠爲成德祺祥也介景

皆大也因冠而戒且勸之也

棄爾 止 成德

戒也

壽考 止 景福

勸也○丘氏曰按記孟懿子問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冠而弊之可也今亦拂時而難服冠畢而藏之亦恐其可也

帽子 止 繫鞋

按丘氏以時樣帽子直領衣絲條布鞋或皮鞋代之其說曰所謂帽子皂衫者其制不可考惟文公

語録有云前輩士大夫家居常服紗帽皂衫革帶又云温公冠禮先裹巾次裹帽又云今來帽子做得恁地高硬既不便於從事又且費錢皂衫更費重向疑其必廢今果人罕用也由是數言推之則帽子必是以紗為之温公時猶以軟幅裹頭至文公時始為高硬之制後帽皂衫俱不用於世也然此亦非古服乃是一時之制在當時已不用今不用之亦可故擬代以時制但今世所戴帽子有二等所謂大帽者乃是笠子用以蔽雨日之具是决不可用惟所謂小帽者以皴紗或羅或段為之此雖似褻服然今世之人通貴賤以為燕居常服今

世除此二帽之外別無他帽必不得已用以再加
其紗制似亦可用○按初加用履再加用鞋今於
訓義兩字皆通釋恐其制未必相遠也然而其用
有初加再加之異者蓋履無系而鞋有系則疑有
綦有約以寓戒之之意故為重也又按綦履註系
子曰綦鞋口帶也是屨即鞋也頃年島夷之變天
朝遣兵來救觀其所着帽子如國俗所謂笠子者
謂之大帽子有桶頂無簷如國俗所着在笠子裏
着謂之小帽子皆以毛為之以此推之則丘說可
知

吉月止胡福

禮註辰子丑也申重也胡猶遐也遠也丘氏曰舊本作胡今本作遐誤故改之云按儀節有貧者徹巾冠一節

幞頭止納靴

按丘氏以為生員者儒巾襴衫皂絛皂靴餘人平定巾盤領袍絛皂靴其說曰按此三加用幞頭公服而温公書儀亦云幞頭靴笏則是幞頭在宋時上下通服也今惟有官者得用幞頭而襴衫專為生員之服且世未有旣官而後冠者其幞頭公服革帶靴笏不可用故擬代以時制如此云○按宋時朝官或郊祀覃恩或遺表恩澤子孫雖在襁

祿而得以授官故有既官而冠者今兵說如此則
是今聖朝無此恩例也
以歲止之慶
禮註正猶善也黃黃髮也耉凍梨也皆壽徵也
疏其面如凍梨之色
乃醮
禮若不醴則醮用酒註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
焉不改者也酌而無酬酢曰醮疏用醴周法也醮
用酒夏殷法也醴亦無酬酢而不名醮者但醴太
古之物自然質無酬酢此醮用酒酒本有酬酢故
無酬酢得名醮也盡爵曰醮取醮盡之義○朱子

曰國有舊俗謂當時國俗不同有如此者非謂夏
殷也恐䟽義非○如魯人之祔合之非周禮而孔
子善之

長子止少西南向
所謂醮於客位加有成也
旨酒止不忘
禮註嘉善也嘉薦謂脯醢芳香也不忘長有令
名
賔復位東向答拜
禮註冠者南向拜賔東向拜者明成人與為禮
異於答主人䟽東面止異於答主人者按鄉飲

酒鄉射禮賓於西堦北面答主人拜今此以西堦東面拜故云異於答主人○按凡拜在門外則賓主東西相向拜在堂上則賓主皆北面拜

○丘氏補入薦脯醢一節其說曰按家禮本書儀略去儀禮薦脯醢一節然溫公以人家無醴既改甘醴惟厚作旨酒既請矣而下文嘉薦令芳古註謂脯醢芳也若去脯醢一節則是此一句為虛說矣故今補入若從簡省不用亦可

進席前 止 跪啐酒

禮註啐嘗也說入口為嘗按鄉飲酒義啐酒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為行禮也所以

貴禮而賤財也跪於席末謂席西頭也若此席
專為飲食應於席中啐酒今乃席末啐酒此席
之設本不為飲食是主人敬重於賓而設席耳
祭薦祭酒嚌肺敬主人之物故在席中啐酒入
於己故在席末也於席上祭薦祭酒是貴禮席
末啐酒是賤財也○按禮席南向北向者以西
為上然鄉飲酒禮賓南向而以西為下者註以
為統於主人也是則醮子之席雖曰南向而當
以西為下也禮升自下降由上冠者就席右再
拜升席受盞是升由下也席前者以向背言也
席末者以上下言也知然者鄉飲酒禮主人自

席前適㕓皆註啐酒席末因從席北頭降由便也西向東向之席以南為上則北為下是席末者指下也

古者用醴或用酒

古者用醴用酒非有異義也聖人制禮亦或因俗而變改故也

醴則止一醮

疏醴重而醮輕醴是古之酒故為重醮用酒後代之法故為輕所以三加之後總一醴之每一加而行為一醴也今謂一獻者總一醴之三醮合為一醮

今私家止代之

謂今用醴禮而無醴故以酒代用酒宜三醮而但用一獻所以從簡

賓字冠者

禮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註名者質所受於父母冠
成人益文故敬之疏内則子生三月父名之今去
受於父母者夫婦一體受父即是受於母故兼言
也名者受於父母為質字者受於賓為文故君父
之前稱名至於他人稱字是字敬其名也
爰字孔嘉止伯某甫
禮註爰於也髦俊也宜猶為也甫者丈夫之美
稱或作父朱子曰甫美稱助辭也
賓或別作止之意
如屏山劉先生作朱子字辭是也○儀節補冠
者拜賓不答一節按儀禮本無冠者再拜之文

故家禮從之恐不可添補

出就次

禮註次門外更衣處以帷幕簟席爲之疏帷幕皆以布爲之士卑或以簟席爲之

應答拜者答

謂兄弟姊嫂也

見於母母拜之

禮冠者北面見于母母拜句受子拜句送句母又拜註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也朱子曰重成人也

見於兄弟

禮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疏兄弟先拜

今則難行

謂母拜子兄先拜弟之禮不可行也叅下曰冠者見母母與兄弟而母與兄弟皆先拜此一節亦差異昏禮亦然婦始見舅姑舅姑亦拜

一獻者止禮成

主人進酒於賓曰獻獻進也賓卒爵又自酌以答主人曰酢酢報也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人勸酒盖欲以勸賓而先自飲以導之故曰酬勸酒也又曰導飲也此所以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也見鄉義

酬賓

禮註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酬所以申暢厚意也

十端

十端即五兩一兩即一疋四十尺每疋從兩端卷至中則五疋爲五箇兩卷子矣每卷二丈謂

之匹指匹偶之云也束帛十端禮之通例九言束者皆以下為數十箇為束貴成數也見疏義

儷皮

按禮有幣則有庭實束帛幣也儷皮庭實也國君朝聘用虎豹之皮君於臣臣於君及卿大夫以下交際皆用麋鹿之皮知聘禮私覿使用乘馬介用儷皮又使問卿用乘皮介面卿用儷皮是儷皮庭實之輕者

貧者皆與

禮註貧者衆賓也皆與亦飲酒為衆賓也

介賓之輔　止　其次為介

鄉飲酒禮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彼據持貢以為優劣之次此雖不貢以飲酒之尊禮立賓主亦以優劣立介以輔也以貧為之尊之也者謂賓之貧賤者故遣以為介所以尊之也

歸賓俎

禮註一獻之禮有薦有俎其牲未聞使人歸諸賓家也薦脯醢丘氏曰有俎則是古人用牲矣今豪富家用之亦可貧無力者不用可也

笄

說文女子許嫁笄笄簪也其端刻鷄形

雖未許嫁亦笄

雜記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註朱子曰許嫁笄則主婦當戒外姻為女賓使之者笄而遂禮之未許嫁笄則不戒女賓而自以家之諸婦行笄禮也陳氏曰婦人執其禮無禮賓不備儀也○今按家禮年十五則未許嫁

亦笄也

知上儀

指於中堂三字

親姻

親謂己之親姻謂夫之親爾雅壻之黨爲姻兄

弟

屬

或姑或娣之類

黨

如丘氏所稱辱交某氏啓某氏某封者是

冠笄

今按笄禮而曰冠笄婦人不冠不知冠字何義或曰冠如冠禮之冠謂所冠之笄然文義未穩愚謂婦人亦首有所着者如副次謂之冠蓋冠而笄之也婦人冠子之說已見上

雙紒

按內則男角女羈註夾囟曰角午達曰羈此謂子生三月翦髮爲鬌者詩氓篇總角之宴疏孔氏曰總角結其髮爲兩角也然則既長而髻男女皆作雙髻歟

魯襄公十二而冠

左傳襄公九年十二月晉悼公伐鄭而還公送晉侯晉侯問公年季武子對曰云云晉侯曰十

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禮也

家禮考證卷之四

家禮考證卷之五

昏禮

鄭氏曰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疏三商者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譙周曰太昊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是昏禮所起也朱子曰今按周禮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而又按孔子曰霜降逆女氷泮殺止媒氏又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此昏禮之大期也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是人君早娶所以重繼嗣也○又按孔子曰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故

聖人因時而合偶霜降而嫁娶行焉冰泮而昏禮殺止

議合

男三十而娶止而嫁

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也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理於此而往則為昏矣又按說苑管子曰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今公文

皆當時法令之文

今爲此說

指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之

說

大功未葬止毛昏

按曾子問篇曾子問曰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註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疏男謂壻也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謂婦也入大門改其嫁服亦服深衣於門內之次然後就喪位而哭謂於壻室皇氏以爲就

喪家也然曾子不問小功者雜記曰小功可以
冠子娶婦明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
也若女家齊衰大功之喪皇氏曰女不反歸其
改服即位與男家親同也此謂在塗聞齊衰大
功廢昏禮若婦已揖遜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
行昏禮約上冠禮之文然昏禮重於冠故雜記
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妻也
曾子又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
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疏曾子以初昏遭喪
不得成禮除喪之後不可更爲昏禮乎過時不
祭謂四時常祭也謂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

廢輕者不復可知陳氏曰禘祫大祭過時猶追
也
但宗子自昏止之長為士
禮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註命之
命侍者毋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躬
猶親也親命之則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
宗子有有父者禮七十老而傳八十齊衰之喪
不及若是者子代其父為宗子其娶也父命之
疏命使者謂納采以下至請期五者之使者也
公羊傳曰裂繻紀大夫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
主人何休曰為養廉遠恥也又曰然則曷稱稱

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来納幣則其稱主
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何休又曰禮有
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
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
得不稱使又曰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
不稱母母不通也休註又曰禮婦人無外事但
得命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母命不得達故不得
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此註之文似母親命
蓋略言之也其實但使子之父兄師友命之也
禮又云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註支子庶
昆弟也稱其宗子命使者疏謂命使者當稱宗

子以命之以大小宗皆然也弟則稱其兄者弟
宗子母弟也○李孝述問曰孝述議親十年轉
展牽制尚未成畢老母欲令今冬畢親但先兄
几筵未徹老母乃齊衰三年之服復有妨礙然
主昏却是叔父欲姑從鄉俗就親不知可否若
就畢翌歸凡百從殺衣服皆從淡素不知可否
朱子曰若叔父主昏即可娶婦無嫌禮律皆可
考也但母在而叔父主昏恐亦未安可更詳考
孝述又問曰按禮昏將親迎父醮而命之今孝
述父兄俱没上有母在旁尊有叔父不知往迎
之時當受母命耶為復受叔父之命耶朱子曰

當受命於母然母既有服又似難行記得春秋
隱二年公羊傳有母命其諸父兄而諸父兄以
命使者之說恐可援着為叔父稱母之命以命
之否更詳之更以上條并考之孝述又問曰按
禮婦盥饋舅姑若舅已沒不知可以叔父受盥
饋禮否朱子曰叔父無盥饋之文盖與姑受禮
禮相妨也母若有服則亦難行此禮要是本領
未正百事俱礙耳○按所問三條先生皆無判
語者盖母方有服則不可命諸父兄而父兄亦
不敢自主之也至於盥饋之禮尤非父兄所敢
當也○又按禮文曲折如此而國俗妄行無據

之亦無覺其非者故詳録于此使有所考云

昏姻

男曰昏女曰姻者義取壻昏時而往娶女則因之而来及其親則女氏稱昏男氏稱姻義取送女者昏時往男家因得見之故也

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

程子曰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指腹為昏

兩家方孕子而預約或生男生女則當與為昏也

先祖太尉

按温公世系公曾祖名政長子曰炳炳二子浩沂沂生里里生宪宪生林次子曰炫炫生池池生光又按温公葬說云皆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以下始有棺槨云云則先祖太尉云者疑指政而言也

納采

禮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註用昕使者用昏壻也疏納采問名納吉納幣請期五者皆用昕昕即明之始君子舉事尚早故用朝旦也昏親迎時也又禮註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也疏

昏禮必媒以通言使使往來皆所以養成男女使
有廉恥也○丘氏曰禮納采用鴈而書儀亦曰使
者盛服摯鴈家禮削去不用從簡也

夙興奉以告祠堂

丘氏曰陳設如常儀用盤子盛書置香案上

伉儷

伉對也儷偶也

乃使子弟為使者

丘氏曰按儀禮用賓而家禮本温公書儀用子弟
為使者恐與女氏主人非敵難於行禮今擬兩家
通往來者一人如世俗所謂保親者用以代賓

主人出見使者

禮主人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註不答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也

吾子有惠 止 請納采

禮註貺賜也室猶妻某也之某壻名也使某之某使者名也今按某之之某亦使者名也

吾子命之

禮註吾子謂使者

遂奉書 止 祠堂

丘氏儀節曰使者至女家門外媒氏先入告于主人執事者陳禮物于大門內用盤子盛書函置卓

子上及使者升堂執事者舉書案于廳上禮物陳
庭下有幣帛則以置階前卓子上主人受書以授
執事者北向再拜以盤盛之置香案上禮物陳案
前或庭中後倣此○今按丘說則納采亦有幣物
也詳見儀節
主人出迎使者升堂
前既升堂以書授主人禮畢出訖次故復迎升
堂
納幣 問名
禮賓執鴈請問名其辭去某既受命將加諸卜
敢請女為誰氏註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

女也疏問名者問之之姓氏不問三月之名名有二種一者是名字之名三月之名是也一者是名號之名若以姓氏為名是也婦人不可名行故不問三月之名也謙不敢必其主人之女者或是所收養外人之女也此一使兼行納采問名二事相因也

納吉

禮納吉用鴈如納采禮其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貺命謂許以女名也某加之某壻父名也問納吉若卜不吉則如何朱子曰便休也○按丘氏曰按古有六禮家

禮畧去問名納吉請期止用納釆納幣親迎以從簡省今擬以問名併入納釆而以納吉請期併入納幣以備六禮之目然惟於書辭之間畧及其名而已其實無所增益也詳見丘氏儀節

幣用色繒止多不踰十

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註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即緇字帛無過五兩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為庭實皮鹿皮也疏此納徵無鴈者以有束帛為贄故也納此則昏禮成故云徵也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者鄭註周禮曰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也五兩

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
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
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
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彼據庶人幣但用緇色無
纁故云用緇婦人陰此玄纁俱有故云象陰陽
備也玄纁束帛者合言之則陽奇而陰偶三玄
而二纁也又按周禮疏則五兩十端者一端相
向卷之共為一兩五兩故十端也十者象五行
十日相成者五行各有二日東方木為甲乙南
方火為丙丁中央土為戊己西方金為庚辛北
方水為壬癸是十日言相成者木八為金九妻
火七為水六妻土十為木八妻金九為火七妻
水六為土十妻所尅者為妻是夫妻相成之數
也尋八尺則一兩四十尺五兩四五二十總二
百尺故云然則每端二丈若餘行禮則周制幣
丈八尺取儉易供祇昏禮每端二丈取誠實之
義故取二丈整數為之也雜記納幣註十箇為
束貴成數制幣周禮純制註鄭氏謂純制天子
巡狩禮所云制幣丈八
尺純三尺云云亦見上鄭氏鍔曰記言男女無
幣不交不親昏禮何必用幣幣以將厚意亦禮

之所寓也緇帛五兩富者無過乎此貧者亦可
以及焉禮之中制也問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
耳恐太簡難行否李子曰計繁簡則是以利言
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敎誰變曰溫
公用鹿皮如何曰大節是了小小不能皆然亦
沒緊要○按此少不過兩謂二匹非五兩之兩
多不踰十謂十匹非十端之十然必言兩必言
十者亦取此義也○按鄭氏五行十日相成之
說太拘姑存于此

今人止之屬

釵婦人岐笄或玉或金爲之古人賦婦人詩有

一股金花兩臂釵之句兩臂即歧釧臂鐶以金
為之自警編彭公思永始就舉時家貧無貲惟
持金釧數隻是也盖時人用此等物為禮故家
禮從俗
但不告廟
丘氏曰家禮納幣不告廟按儀禮納徵辭曰有
先人之禮儷皮束帛夫禮之行必稱先人恐亦
當告○按家禮之意納釆已告故納徵不告今
丘氏之説亦為有理故取録于此
吾子順先典止使者避之
吾子謂使者與常也卜氵也避之拜命故避也

其既申受命矣

禮䟽申重也謂前納采已後每度重受主人之命也○丘氏曰按家禮於昏之六禮止用其三愚合問名於納采而以納吉請期附納幣以備六禮之數若是人家納幣亦即親迎者還以期日為請失之太早宜如附註別行請期一節為是詳見儀節

親迎迎去聲

伊川之說

程子曰先儒說親迎甚可笑且如秦君娶於楚豈可越國親迎耶所謂親迎者迎於館耳

帳幔

覆幬曰帳小帳謂之斗帳形如覆斗也幔帷之屬

文中子

姓王氏名通字仲淹龍門人居河汾教授門人取易坤六五黃裳元吉文在中之義私諡為文中子

是乃駔儈止之法駔子朗切

呂氏春秋段干木晉國之駔郭者亦曰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為魏之名賢註說文曰駔會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顏師古曰駔者其首率䟽康高士傳王君公明易為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污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儈牛口無二賈也後漢獨行傳王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註儈平會兩家賣買之價也又按史記食

貨殖傳子貸千錢節駔儈註徐廣曰駔馬儈也漢書音義曰節節物貴賤也又按自警編鍾離權爲德化令將嫁女買婢見婢悲泣問其所由則前令之女也權大驚呼乎儈問之果然遂嫁之然則奴婢通買賣亦駔儈所爲也

至有不舉其女者

謂不舉乳其女也史記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嬰令勿舉其母竊舉生之註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舉謂浴而乳之又按自警編閩人生子多者三四子則率皆不舉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纔產即溺之謂之洗兒又岳鄂

閭田野小民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則輒殺之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去去

勺

挹取器所以沃盥者用以斟酒者亦曰勺或作杓

匏

陸佃曰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

初昏

程子曰禮雖云初昏然當居之遠近

帶花勝擁蔽其面

山海經崑崙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尾穴處名曰西王母勝世傳西王母冠名漢書司馬相如傳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註顔師古曰勝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杜子美人日詩樽前柏葉休隨酒勝裏金花巧耐寒注荊楚歲時記人日剪綵爲花勝以相遺之於晉代或鏤金薄爲人勝以像瑞圖之形賣充李夫人曲云像瑞圖金勝之形蘇子瞻元日詩亦曰年年幡勝剪宮花註荊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爲人日鏤金薄為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又造花勝相遺又按子瞻春日賜幡勝詩亦曰鏤銀錯落蘢

斜月剪綵繽紛舞慶霄是宋時以賜群臣而其制亦略可想見矣盖以西王母之故而至於君臣以為慶世俗又轉以為新壻之慶者歟

命服

大夫服也按周官大宗伯一命受職下士中士再命受服上士註謂受玄冕之服又典命子男之國其大夫一命士不命盖小國之大夫一命比天子之下士而同是玄冕之服故大夫之服謂之命服士而命服即攝盛也士未仕而皆用命服禮乎程子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當盛其服況古亦有是今律亦許假借曰無此服而服之恐僭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也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也若農商則不可非其類也或問正月欲行親迎欲只用冠帶如何朱子曰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鴈皆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不若從古之為正

墨車

禮主人乘墨車註㛰為婦主故曰主人墨車漆車士而乘墨車攝盛也疏周禮巾車大夫乘墨

士乘棧車註墨車革鞔而漆之棧車但漆而已

執鴈

大夫贄用鴈士用雉

冠帶

如當時幞頭革帶之類

儀禮 止 之文

白虎通亦曰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

左傳 止 莊共之廟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將入館鄭人惡之知楚懷詐故惡之使行人

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旣聘將以衆逆子産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墠欲於城外除地而爲墠公子圍命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汝也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欺也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大臣稱老其蔑以復矣復復歸也惟大夫圖之子羽曰云云請垂櫜而入許之

左氏 止 後祖之說

隱公八年夏四月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註杜氏曰鍼子陳大夫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疏先配而後祖諸儒多異說而不通故杜引楚公子圍事以明之然此時忽父莊公見在告廟當是莊公之事而譏忽者國亦人臣而自告廟不言禀君之命知逆者雖受父命當自告廟故忽後祖亦自告也○朱子曰今按此說與儀

禮及白虎通義不同叚左氏不足信或所据者當時之俗禮而言非先王之正法也

從古爲正

注謂古禮指儀禮

布几筵告廟而來之說

注上公子圍之說也

恐所謂後祖者止先此禮耳

謂世俗信先配後祖之說婦入門即廟見者非是奚所謂後祖者譏其將逆時不告廟而行也

○後此說與上所謂非先王之法者不同云詳

往迎止宗事

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也

勉帥止有常

敬下有先妣之嗣四字禮勉作勗註勗勉也若
猶汝也勉帥婦道以敬其先妣之嗣汝之行則
當有常深戒之疏以敬其爲先妣之嗣者謂婦
人入室使之代姑祭也

以燭前導

禮執燭前馬註使徒役持炬火居前照道蓋燭
即炬火也古人呼火炬爲燭古未有蠟燭凡言
燭者皆火炬也但家禮所稱則未必然耳程子
曰今用燭四或二

姆相之

禮註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

教人者若令時乳母踰七出之中餘六出是無德行不堪教人故無子出能以婦道教人者以為姆旣教女因從女向夫家也喪服大夫子有三母子師慈母保母其慈母闕乃令有乳者養子謂之為乳母死為之服緦麻師教之乳母直養之而已漢時乳母則選德行有乳者為之并使教子故引以證姆也司馬公曰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乳母不良非惟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性行類之

敬之戒之

禮戒之敬之恐家禮誤倒也

夙夜止之命

禮但曰夙夜毋違命無舅姑字註夙早也早起夜卧命舅姑之教命疏父戒之使無違舅命毋戒之使無違姑命此註姑字傳寫誤也

整冠斂帔

禮母施衿結帨程子曰今謂之整冠飾帔裙也胡德輝蒼梧雜志婦人禮服有橫帔直帔者是陳魏之間謂裙為帔

無違爾閨門之禮

禮無違宮事疏宮事謂姑命婦之事○今按此以命為舅姑之命宮事為閨門之禮是以本註

爲是而不承既義也

諸母

禮作庶母註父之妾也

壻入奠鴈

昏禮有六五禮用鴈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是也唯納幣不用鴈以其自有幣帛可執故也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贄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鷄此昏禮無問尊卑皆用鴈故鄭註其意女取順陰陽往來也順陰陽往來者木落南翔氷泮北徂夫爲陽婦爲陰亦取婦人從夫之義也丘氏曰昏禮六禮皆用鴈

家禮惟用之親迎者從簡省也問昏禮用鴈壻
執鴈或謂取其不再偶或謂取其陰陽往來之
義朱子曰士昏禮謂之攝盛蓋以上而服大夫
之服乘大夫之車則當取大夫之贄前說得附
會

主人止揖讓以入

禮主人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今家
禮無此一節丘氏曰按楊氏謂今不立廟制雖
不親迎于廟而勉齋定龔氏親迎禮主人迎于
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主人揖入三揖三
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此似亦可從

凡贄用生鴈止交絡之

按士相見禮贄用雉左頭奉之註左頭頭陽也又曰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註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謂繫聯其足又按曲禮執禽者左首疏左陽也首亦陽也左首謂橫捧之也又曰飾羔鴈者以繢註繢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疏飾覆也畫布為雲氣以覆羔鴈為飾以相見也又士昏禮贄不用死註贄鴈也疏凡贄亦有用死者士贄雉雉死贄也用死亦是士禮恐用死鴈故云不用死也今家禮贄用生鴈即不用死之義左首即左頭

奉之之義以色繒交絡之卽飾以布維以索之
義生如所謂生綃生絹之生生色繒未熟而柔
之者必用生者贄生之義必用色者疑亦以纁
之義卽所謂攝盛者不言其色者皆可用也性
理大全補註首作手生作五者非是或曰黃魯
直詩誠堪壻阿巽買紅纏酒缸今人定昬者
多以紅絲纏酒壺去疑此亦用紅也然未可知

無則刻木爲之

丘氏曰按白虎通昏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鴈也
刻木爲鴈近於死無則代以皂鵝蓋鵝形色類
鴈足皆脥屬故借以代之或謂交絡爲兩鴈非

是又曰李涪刊誤曰鴈非時莫能致故以鵝替之爾雅云舒鴈鵝鵝亦鴈之屬也按涪唐人則唐時已用鵝替鴈矣或者不當用鵝當替以巾帕無所據

壻擧轎簾止不足與爲禮也

禮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註壻御者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者疏今壻御車即僕人禮僕人合授綏姆辭不受謙也○書儀今無綏故擧簾代之轎程子所謂擔子是也漢書嚴助傳輿轎踰嶺註薛瓚曰轎竹輿車今江表作竹輿以竹

壻至家止導以入

禮壻揖入升自西階註升自西階導婦入也䟽尋常賓客主人在東賓在西今主人與妻俱升西階故云導婦入也主人即壻也

壻盥于南止壻從者沃之

禮媵御沃盥交註媵送也謂女從者也御當為訝訝迎也謂婿從者也媵沃婿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導其志䟽媵姪娣也御夫家之賤者也程子曰沃盥以水濯手也於堂席之南北

女子與丈夫止俠拜

或問昏禮溫公儀婦先拜夫程子儀夫先拜得或以爲妻者齊也當齊拜不知何者爲是朱子曰古者婦人與男子爲禮皆俠拜每拜以二爲禮昏禮婦先二拜夫答一拜婦又二拜夫又答一拜今按俠拜之禮冠禮子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昏禮婿見婦之母母一拜婿答再拜母又拜然則凡俠拜者婦人先二拜然後男子再拜婦人又二拜此正禮也今昏禮婦二拜婿答一拜婦又二拜婿又答一拜者疑亦齊拜之義也

祭酒

婿婦各傾酒少許于地

擧殽

婿婦各以殽少許置卓子上空處朱子曰古人飮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古人席地而坐置豆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然有版以盛之酒則直傾之於地也以祭先代始

為飲食之人不云祭字也○今按與如禮舉肺之
舉謂舉而祭之也折解其骨肉使可食者春秋
傳宴有折俎是也禮三飯卒食賓洗爵酳主人
主人拜受賓答拜酳婦亦如之皆祭註酳漱也
酳之言演也安也漱所以絜口且演安其所食
也云云入脣也又曰賓以肝從皆振祭嚌肝亞爵
皆拜賓答拜受爵注肝肝炙也飲酒宜有殽以
安之今家禮斟酒設饌以下即酳之禮也已去
三飯之文從簡也祭酒即所謂拜受皆祭者是
也舉殽即所謂以肝從皆振祭者是也獨嚌肝
卒爵一條家禮無舉飲之文蓋文不具也或曰

丘氏儀節亦無此條契奠爵不舉者非是

不祭無殽

禮再酳如初無從三酳用卺亦如之注亦無從也卺破匏也按無從無肴也從言即以肝從之從○丘氏儀節曰壻揖婦婦起答拜按禮則壻婦受爵皆與贊者相拜無贊婦自斟再飲之文程子昏禮亦曰贊者進爵姆助婦舉而已今家禮壻揖婦者但導飲之義耳婦起答拜者恐非

壻從者止壻之餘

禮疏亦陰陽交接之義也

壻在西東面止且從俗

禮疏布席在奥夫入于室即席御布對席壻揖婦即對筵皆坐按奥即室西南隅也婦席在東可知今人尚左則亦尊之也

儀禮疏

即昏義疏也

巹謂牢瓢

郊特牲曰器用陶匏尚禮然也疏此謂太古之禮器疏曰共牢之時[illegible]外但用陶匏而已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太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唐虞以上曰太古程氏復心曰半用為瓢合用為匏

巹謂牢瓢 止 合巹而酳

以上昏儀合巹而酳一句疏義全文牢瓢疏作半瓢

昏義

禮記篇名也

共牢而食 疏同食一牲不異牲也

合巹而酳 義見上

所以合體止以親之也

以上皆昏義今文謂欲使婿之親婦婦亦親婿所以體同為一不使尊卑有殊也孔氏曰共牢則同牲合巹則不異爵合巹有合體之義共牢有尊卑之義體合則尊卑同同尊卑則相親言三牲謂矣○陳氏曰牢者蓋牛羊豕皆謂之牢牢閑也以其繫於牢而養也凡用牲祭祀則升右胖周人所貴也不用左胖昏禮則合升合升者以夫婦各一故左右胖俱升於鼎也左右各言夫婦半合之義也故謂之同牢也見疏義

胥脘服止 語從者受之

禮疏曰與沃盥交同亦是交接有漸之義也

古詩止爲夫婦

漢蘇武詩結髮爲夫婦恩愛兩不疑

李廣止與匈奴戰

漢書李廣隴西成紀人猿臂善射歷上谷上郡右北平太守匈奴避不入界號曰漢飛將軍大將軍青出塞問知單于所居自以精兵趣之令廣出東道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亦云不聽及出迷失道青責上簿廣自到顔師古曰結髮謂始

勝冠即在戰陣也

今世俗止結髮之禮

蒙齋蔡氏曰蘇子卿詩結髮爲夫婦曹子建詩結髮辭嚴親後世於昏姻遂有結髮之舉謬誤止勿用可也

程子曰昏姻結髮無義理欲去之矣而不能也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髻子耶黃直卿舉今人結髮之說爲笑朱子曰若髮用結髮則結髮從軍皆先用結了頭髮後方與番人廝殺耶○按李太白詩自從結髮日未

幾白居易詩與君結髮未五載皆言初嫁時合巹也張乖崖守蜀有得罪逃亡者拘母十日不出拘妻一夜而來公判曰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是結髮之俗其來遠矣又按性理大全集覽至今未能革云云習俗之難變如此

男賓於外廳止中堂

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註送者女家有司也束錦所以相厚疏云云遣臣送之士無臣故有司送之也又曰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註婦人送者隷子弟之妻妾疏左傳云士

有隷子弟士卑無臣故自以其子弟為僕隷但尊無送卑故知婦人送者是隷子弟之妻妾也

○有司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

曾子問 止 思嗣親也

曾子問篇名孔下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註親骨肉也取婦之家一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註重世變也疏所以不舉樂者思念已之取妻嗣續其親則是親之代謝所以悲哀感傷重世之改變也

今俗 止 非禮

褒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見文中子昔文中子丘氏曰以理言則幽陰之禮不可用樂以情言則代親之感不忍用樂今舉世用之不以為非何也如禮君子不用可也

舅姑止東西相向

按禮舅席在阼西面姑席在房户外之西南面今家禮舅姑東西相向非古也丘氏又曰按集禮舅姑並南面坐堂中今人家多如此或從俗亦可云○此論禮之變

舅撫之止姑舉以授侍者

禮疏舅尊直撫之而已姑則親舉之○按士冠禮註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男子再拜婦人俠拜而陽奇陰偶之義陽以一為一陰以二為一故也家禮本註凡拜男子再拜則婦人四拜謂之俠拜其男女相答拜亦然是婦人俠拜

不獨與丈夫為禮而已又按士昏禮婦見于舅
進拜奠贄舅答拜婦還又拜見于姑進拜奠贄
姑擧以興拜去古其下無婦又拜之文註還又
拜者還於先拜處拜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俠拜
是於姑但再拜而已婦人之於婦人雖姑之尊
亦再拜而止也今家禮婦拜舅升奠贄降又拜
拜姑升奠贄降又拜是於舅姑皆俠拜蓋古人
以為男女相與之禮而後世遂以為婦人之定
禮歟或曰丘氏儀節婦四拜升奠幣降又四拜
是四拜非俠拜乎曰丘氏沿倒男子亦四拜恐
非家禮意耳○禮婦執笲棗栗升自西階進拜

奠于席降階受笄腶脩從進拜奠于席按男女
之贄不同春秋莊公二十四年秋八月丁丑夫
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左傳公使宗
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
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
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羊曰宗婦者何大夫
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不宜用也見用幣
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何氏曰
腶脩脯也禮婦見舅以棗栗為贄見姑以腶脩
為贄棗栗取其早自謹敬腶脩取其斷斷自脩
然則婦人之贄其取義亦深而家禮用幣非古

人之意恐或從俗而然也笲音煩竹器也

舅姑禮之

即醴之之禮也婦道新成親厚之也

小郎

按晉書王澄衍之弟也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為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窻而走又晉列女傳謝道蘊王凝之之妻也凝之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蘊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

議客不能屈衍妻謂衍弟澄為小郎王凝之妻謂凝之弟獻之為小郎是小郎者夫之弟也

小姑

按王臺新詠焦仲卿詩新婦初來時小姑如我長又李太白去婦詞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床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又王仲初新嫁娘詩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謂夫為小姑之兄是小姑者夫之妹也

如舅姑禮

是有贊也

若冢婦 止 舅姑

禮舅姑入于室婦盥饋註饋者婦道既成成之孝養也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註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酬酢曰醮適婦酌之以醴尊之也庶婦酌之以酒卑之也其儀則同一子饋者供養統於適也疏使人醮之不饗者醴婦雖適使贊者爲之饗者舅姑親之謂使人醮之如醴禮而當饗節更不行饗禮也○禮適婦則有醴婦饗婦之禮

洗盞斟酒 止 婦降拜

按此一節立文太簡故語意未瑩當因洗盞斟

酒置舅卓子上降拜俟舅飲畢又拜遂獻姑洗
盞斟酒進姑受降拜飲畢又拜如此則其節文
備矣禮婦執贄拜奠于席註奠之者舅尊不敢
授也跪曰姑亦奠于席而去舅尊不敢授者舅
直撫之已至姑則親舉之若親授然也今舅則
盞置于卓子上姑則去受飲者疑即此義也按
丘氏儀節婦斟酒奉之詣舅位前再拜進酒跪
俟飲訖受盞復位四拜又斟酒奉之詣姑位前
再拜進酒跪俟飲訖受盞復位四拜云云丘氏
盡取當時世俗之禮非家禮節文之正也
婦就餕姑之餘

禮疏不餕舅餘者以舅尊嫌相褻也

婦從者 止 又餕婦之餘

禮疏謂沃盥交之義也

特豚合升側載

禮疏特猶一也合升合左右胖升於鼎也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也疏載胖故云側異尊卑者以周人尚右也

舅姑饗之

禮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註以酒食勞人曰饗

舅獻爵姑薦脯醢家禮如禮婦之義則非親之也

舅姑先降 止 婦降自阼階

禮註授之室使為主明代己疏曲禮云下事父

毋升降不由阼階阼階是主人尊者升降之處今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是授婦以室之事也郊特牲曰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古者三月而廟見止改用三日

禮疏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以成故也白虎通義曰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以事宗廟之禮按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程子曰女旣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指成婦也何氏曰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父母使人操禮而致之必

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
禮或問古者婦人三月廟見而今有當日即廟
見者如何朱子曰古人是從下做上其初且是
行夫婦禮次日方見舅姑服事舅姑已及三月
不得罪於舅姑方得奉祭祀又曰古人三月而
後見未知得婦人性行如何三月之久則婦儀
亦熟方成婦矣然今也不能到三月只做箇節
次如此

壻往見婦之父母

禮婦入三月然後壻見蓋一時天氣變婦道成故
見子外舅姑

拜即跪而扶之

涑水記聞种放以處士召見真宗待以殊禮名動四海後謁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王嗣宗知長安放至通判以下羣謁放小俛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姪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為不得坐受其拜接此則跪而扶之者跪而小俛垂手接之蓋不敢受拜而半荅之也

婦母闔門左扉止壻拜于門外

禮闔扉立于其內註闔扉者婦人無外事扉左

扉疏婦人無外事者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是無外事也朱子曰古人常闔左扉○禮壻奠贄再拜主人一再拜受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家禮婦父跪而扶之婦母立而受之而已○禮註必先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必俠

拜

婦女相見如上儀

指闔門左扉立于門內也

親迎之夕此未見舅姑故也

程子昏禮曰賓至大門之外擯揖入門主人揖賓及階主人揖升賓升就位東面再拜主人肅

賔而先賔從之見于廟至于中堂見女之尊者徧見女之黨於東序贊者迎賔出就位卒食與辭主人請入戒女氏士玄朱子之意盖指此等儀文也

程子曰昏禮止幽陰之義

鄭䝰莊文註幽深也欲使婦深思其義不以陽散之也疏陽是動散用樂則令婦志意動散不能深思陰靜之義以修婦道也方氏曰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彼言思嗣親此言幽陰之義者盖有所思者固欲其幽也經云齋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是矣陳氏曰樂由陽來而聲為陽氣禮由陰作而昏為陰義古之制禮者不以吉禮干凶禮不以陽事干陰事則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玄玄冠玄衣

嚴肅其事不用樂也

按祔子此說則與思嗣親義不同別是一義

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註序猶代也陳氏曰謂相承代之次序方氏曰昏姻之禮在子則有代父之序在婦則有代姑之序所以不賀則一也

質明

禮註質平也又正也

家禮考證卷之五